

库尔特·冯内古特
Kurt
Vonnegut

傻瓜的
投资组合

SUCKER'S
PORTFOLIO

New
冯内古特
遗作面世

王青松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海外借

库尔特·冯内古特

Kurt
Vonnegut

傻瓜的
投资组合

SUCKER'S
PORTFOLIO

王青松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傻瓜的投资组合 / (美) 库尔特·冯内古特著; 王青松译.

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321-6586-5

I. ①傻… II. ①库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第080835号

SUCKER'S PORTFOLIO by Kurt Vonnegut

Copyright: @This edition is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
with Amazon Publishing, www.apub.com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7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7-037号

发行人: 陈征

责任编辑: 张翔

封面设计: 胡斌

书 名: 傻瓜的投资组合
作 者: (美) 库尔特·冯内古特
译 者: 王青松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印 张: 6.625
插 页: 5
字 数: 80,000
印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6586-5/I · 5243
定 价: 42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目录

第一回 在 Timid 与 Timbuktu 之间 1

第二回 罗马 35

第三回 河畔伊甸园 63

第四回 傻瓜的投资组合 79

第五回 斯诺小姐, 你被炒了 105

第六回 法国, 巴黎 123

第七回 最后的塔斯玛尼亚人 149

附录: 罗伯特维尔和卡斯洛先生 191

第一回

在 Timid 与 Timbuktu 之间

一幢静悄悄的风子里，一位年轻画家正站在画室敞开的法式落地玻璃门前，他妻子两周前刚死于一场车祸。他两脚叉得很开，一副要揍人的架势，脸上那沮丧的神色也和他眼前的和平景象不相协调。一道绿茵茵的斜坡，点缀着几片枫树上掉落的斑斓树叶，向一个池塘伸展过去，那里，池水正漫过他春天里建造的石头堤坝。附近的一个农夫，一个躬腰曲背、目光炯炯的老人，正在伸入池塘的一截木码头上缓缓地来回走动，将一副红白相间的巴斯鲈钓饵抛进水里，一次，一次，又一次。

画家叫大卫·哈恩登，他手里拿着一本小词典，沐浴

着秋末小阳春那脆弱的暖意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“Timid”与“Timbuku”之间那个词条的注释：“有关持续不断或断断续续存在的普遍概念、关系，或事实。”

大卫不耐烦起来，“啪”的一声把书合在他修长的手指之间。那个词是“Time”（时间）。他渴望搞懂时间，反抗它，打败它——回返，不是向前——回返到和他妻子珍妮特相处的时刻，回到时间已经将其清扫干净的时时刻刻。

老农夫的钓竿发出一阵欢唱。大卫抬头看见那艳丽的鱼饵掠过水面，沉下去，然后一扭一拐地回返埠头。此刻它正悬在半空，距离竿头只有几英寸，而它激起的最后一波涟漪已经消失在水塘的边缘。又一个瞬间闪过了——走啊，走啊，走了。时间（*Time*）。

大卫眼睛睁得老大。他知道自己对于时间的沉迷迹近精神失常，是乱扑腾，是对悲剧的一种应激。然而，在更加冷静些的时刻里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生长，即他回返幸福时光的愿望也许是合乎情理的。一位科学家朋友曾经在喝了几大杯威士忌后放言，说凡是人想得到的技术进步问题，都可能在某一天被科学家变成现实。人类登陆其他星球是可以想象，也是正在实现的。造出

一台比人类更加聪明的机器是可以想象，也是正在实现的。对大卫而言，回到珍妮特身边也是可以想象的，他因此闭上双眼。因为不能再见到她是不可想象的……

他望见农夫又一次甩出鱼竿，那码头跟着颤抖起来。“别站在那头上。”大卫喊道。他一直打算修那两根立柱的，都裂开了，还长满了绿苔。老人并没有表现出听到了他的呼叫，大卫也懒得操这份心，去他的——码头能承受住他的。他的思绪再度转向内心世界。

他在画室的一张长沙发上躺下，伸直长长的身体，任由手中的词典掉落到地板上，迷失在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造访者的幻想中。他做着白日梦，幻想着那些比人类聪明无数倍的生物，有着远比人类灵敏的五官，能够解答他关于时间的问题。他认为那些太空来访者能给他带来对于时间的认识，因为时间是超越人类心灵感知极限的——远远超出。或许，宇宙间存在着这种生命——比如飞碟人——他们能轻易地穿越时间，到达任何他们想到的地方。他们会嘲笑地球人，因为对地球人来说，时间是一条可以望到尽头的单向道。

如果有能力，他的时间旅行可以通往何方？大卫坐了起来，双手在乌黑的短发中来回搓揉。“回到珍妮特身

边”，他说出了声——回到那个五月的午后，那景致，那声响，那气息，那感觉。时间给这个珍贵图景笼上了迷雾，抹去了光泽，冷却了温度。可他还记得那个午后，活扑扑的、幸福的、完美的，只是再不能清晰地看见它了……

模糊又心碎，他可以看见那天，自己与往常一样，和笑吟吟、靓丽丽的珍妮特待在一起。完美时刻？那样的时刻数都数不清啊，每个时刻都同等可爱。婚后满两周，他们回到家，来到这座房子……欣喜地检视着每一个房间，对着每一扇窗外那起伏跌宕的宁静绿意欢呼雀跃……一起栖坐在石头堤坝上，光脚搅动池水如峰峦起伏，亲吻着……躺在那道斜坡的幼草上……珍妮特，珍妮特，珍妮特……

一声喊叫打碎了这幅画面。“救命啊！救救我啊！”

大卫跳了起来。码头尽头那两根立柱裂开了，张着大口。木板末端难以置信地悬在两根柱子之间，像一个翻板式绞刑架。老农夫不见了，水面上没有任何动静。

大卫跑下斜坡，一边跑一边脱掉衣服，一头扎进彻骨的水里。他的力气在断裂的码头下方的水底深处耗尽了，农夫影影绰绰就在他前面，团成一个球，一动不动，只有脑袋在水流中轻轻摇晃。大卫冲出水面，吸足一口气，

再次扎下去。他抓住老人连裤装肩头的背带，拖起他毫无反应的身躯。没有挣扎，没有抓挠，没有死命的揪扯。

大卫在斜坡上展开急救。为了撵走农夫肺里的死神，他记不得把那身体折腾了多久。抬起，翻过去，按压，松开……抬起，翻过去，按压，松开……等到他朝大路上经过的一个小男孩大喊着找医生时，这都过去多久了啊？抬起，翻过去……那嘴巴张开的苍白面庞上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。大卫的胳膊和肩膀酸疼起来；双手已经无法攥成拳头。时间又一次赢了——从一群爱着他的人手中偷走了一个生命。突然间，大卫察觉到自己一直在慷慨陈词，怒气冲冲——他的举止，不像是救人性命时的严重焦虑，倒像是对着一个吵架的对手暴跳如雷。他对自己手里的这个人没有什么感情，只是痛恨他们共同的施虐者——时间。

轮胎沙沙地驶过斜坡上方厚厚的砂石车道。一个身材矮小、体重超标的男子急匆匆跑下来，手里那只黑包也跟着剧烈晃悠。大卫疲惫不堪地点点头。村子里唯一的医生，人到中年的博伊尔医生也朝他点点头，一边拼命地喘气。

“还有生命体征吗？”医生呼哧呼哧喘息着。他打开包，接着拿出一支针头长长的注射器，对着太阳光，推着注射器的栓塞，直到针尖上冒出小液滴。

“他死了，医生——死得彻彻底底了，”大卫说，“三十分分钟前，他还在想着巴斯鲈做晚餐，现在他已经走了。三十分钟，全都一溜烟跑了，把他抛下了。”

博伊尔医生略带困惑地看着他，然后耸耸肩。“你会惊讶的，要杀死这些老家伙可不那么容易，”他说着，简直乐开了怀。和大卫把农夫翻过身来后，博伊尔医生不动声色将长长的针头扎进溺水者的心脏。“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我们就能把他救回来，跟崭新的一样。说不定呢。”他再次将那身体翻过去，朝下趴着。“你已经歇够了，回来接着干，伙计。”

博伊尔医生擦拭着老人的四肢，大卫继续给他做人工呼吸，渐渐地，淡到不能再淡的粉红色升起在那蜡黄的面颊上。抽了一口气，又叹了一口气，老人重新呼吸起来。

“起死回生。”大卫嘀咕了一声，充满敬畏。

“如果你喜欢戏剧化的说法，那么我们是让他起死回生了，我想。”博伊尔医生说，点起一支香烟，眼睛紧盯着溺水者的面庞。

“我们是，还是不是？”

“取决于你对那个词的理解，”博伊尔医生说。显然，这个话题让他腻烦。“溺水者，触电者，窒息者，他们通常都是些身强体壮的人——肺好，心脏好，肾，肝，一切都是一流品质。他们只是走了而已。倘若碰上那样的情况，如果你够迅速，有时候是能发挥点作用的。”他又给农夫打了一针，这次打在胳膊上。“好嘞，起死回生了，还可以再钓几年鱼。”

“死是什么样子？”大卫说，“也许他能告诉我们。”

“别矫情了，”医生心不在焉地说。他皱起眉头：“再怎么，像你这么年轻就琢磨死的事情又是为什么？你健康着呢，还有六十年好活。”他脸一红，一只手放到大卫的肩上。“对不起——我忘了。”

“他会跟我们讲什么？”大卫坚持问，不为医生的说漏嘴所动。

医生好奇地盯着他。“死了会是什么样子？一句话：死了。就是那个样子。”他把听诊器放到老人此刻已在搏动的心脏上。“我们的朋友会告诉我们什么？”他摇摇头。“他会说些老生常谈的话，你在报纸上已经读到过不下一百遍的话。从死神那里回来的人什么都不记得，因此百

分之九十的人会说那句老套话，只因为它有趣。”他咔啦啦地掰响手指头。“太扯淡了。知道我说的那个词儿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在此之前，我对它毫无兴趣。”

博伊尔医生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铅笔头和小片纸，在纸上潦草地写了一行字，然后递给大卫。“给你，等到我们的被庇护者苏醒过来会说话了你再看看。五美元，我赌他会说我刚刚写给你的那句。”

大卫折起那纸片，放在手心。两人一起把农夫抬进了屋子。

二

大卫和博伊尔医生坐在客厅壁炉前的长沙发上，大卫已经生起了火。天色已晚，两个人一直在喝着酒。邻近客厅的一间卧室传来老农夫舒缓的鼾声；此时他正裹在毯子里呼呼大睡，驱散疲惫。医生所在的医院只有十个床位，没有地方收治他。

“如果你当时接受了赌注，我就赚了五美元啦。”博伊尔乐呵呵地说。

大卫点点头。他还拿着那个小纸条，上面有医生写下的，预测农夫会说的话。一小时前，当农夫有足够力气开口说话时，他说了纸条上的那些——几乎只字不差。

大卫重读了一遍那个小纸条：“整个一生从我眼前走了过去。”

“还有比这更老掉牙的吗？”博伊尔医生给自己又满了一杯。

“你怎么知道那不是真的呢？”

博伊尔屈就地叹了口气。“像你这样的聪明人还需要别人给你理由吗？”他扬了扬眉。“如果生命确实从他眼前走过了，那么他看到的就是他脑子里想到的。任何人都应该明白，如果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大脑就不会有血流，而大脑没有血流就不能工作。他的大脑无法工作，因此，他就不可能看到自己的一生从眼前走过。QED, Quod erat demonstrandum, 就像他们在罗马和你的高中几何课上说的那样——该证明的已证明完毕。”他站起来。“要么我再去拿点冰块来，呃？”他走进房子后端的厨房，一路哼着歌，身体没有一丝的不稳。

大卫站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他开始感觉到，木柴燃烧的热度、空空的肚子，以及连续喝下的加冰威士忌混在一起，让他醉得很厉害。他觉得飘了起来，不是无边的喜悦，而是因为聪明。朦朦胧胧地，他感觉自己正处于可以智取时间的边缘——超脱时间，进入过去，去哪儿都

可以。

这会儿，他还没很搞懂怎么回事，就已经置身那昏暗的卧室，摇着酣睡中的农夫的肩膀。“醒醒！”他急切地说。“嗨，我有话要和你谈。”他动作鲁莽，很恼火这农夫还能睡那么安稳，这会儿最重要的是他要立即和这家伙谈谈。“醒醒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农夫动了动，睁开通红的眼睛，茫然地瞪着他。

“你死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什么？”大卫质问道。

农夫舔了舔嘴唇，眨了眨眼睛。“我人生的全部——”他又开始了。

“我都知道啦。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细节。你见到了你早已经忘记的那些人和地方了吗？”

农夫闭上眼睛，皱起眉头，猛力地想。“我累死了。我想不出来，”他轻轻地敲着自己的太阳穴，“过程很快，有点像是放电影，跑得太快，我猜——有点像是过去时光的闪回。”

“你确实看清了什么吗？”大卫迫切地追问。

“求你了，能不能让我再睡会儿？”

“你回答完我的问题就成。你能详细描述一下吗？”

农夫舔了舔嘴唇。“我母亲和父亲——我真真切切地